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梦中情归

● 琼瑶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梦中情归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梦·情·缘系列之二

梦中情归

源 瑞 著

责任编辑:梅子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蚌埠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03.5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ISBN 7—80538—738—9/I·318

定价:4.80 元

全套定价:38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年轻美丽的柯淑芳，得知丈夫周建平爱上王美美后，愤然离婚携子而去。而王美美为了达到同自己暗恋之人结合之目的，用金钱为条件要求离婚单身的沈鹏飞引诱淑芳同他结合。但事与愿违，双方都成为爱情的牺牲品。王美美终究未得到建平的心，而柯淑芳却认命于天理的安排。

一个是不愿和别人分享丈夫的女人。

一个是爱上别人丈夫的女人。

本书所要介绍的是丈夫有外遇后，作妻子的是该快刀斩乱麻，棒打鸳鸯？还是装聋作哑，顺其自然——。

坐在火车座似的观礼席，第一次参加教会婚礼，庄严和欢乐的气氛，使柯淑芳莫名地感动，周围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，却没有一张是熟悉的，一向依赖性重的她，又无端惶恐起来，后悔来得太早。

盛装的宾客忙着穿梭会场，找寻自己熟识的人，更忙着谈论这对新婚夫妇的种种：“沈爱兰真的运气很好，都快四十岁的人了，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对象，实在是不简单——”

“就是说嘛！听说还是她妹妹介绍的呢——”

“对啊！是她妹妹婆家的亲戚，亲上加亲呢，你不知道呀？”

大部分的话题，都围绕在新娘的年龄上打转，柯淑芳猛然醒悟，沈爱兰和她是同龄的同学，换句话说，她自己也就快四十了。

一惊之下，望着这三五成群，参加婚礼的人们，恍惚之间，自己那场盛大的婚宴，仿佛就在眼前——

杯觥交错之间，她父亲已有几分酒意，举着酒杯找周建平，岳婿两一口喝干。

“好，有气魄，不愧是我柯造祥的女婿！”

周建平酒量好，酒胆够，酒性也佳，对他丈人的夸赞自是受之无愧，笑笑，又替他丈人斟满酒。

柯造祥惬意地看看女婿，又看看女儿，突然，仰头附在女婿的耳边说：“我这个女儿，自小娇生惯养，脾气倔强，她自己做错事，自己心里明白，但是，你绝对不要说她，她爱面子，会恼羞成

怒的……”

那天从一早睁开眼，柯淑芳就笑咪咪的，惹得大伙儿笑着羞她：“现在的新娘真不害臊，出嫁出门了，假意也得哭两滴眼泪意思意思，哪有人光笑的！”

父亲那番话语，一字一句地撞进她的心底，原本一点离家的心酸都没有的柯淑芳，再也忍不住的热泪盈眶了。

原来，一向不苟言笑，甚少与子女沟通的父亲，竟是最最了解自己的人。

父亲那日不知是否已预见今天的自己！而对女婿有那一番又似预警的言语？

柯淑芳忍不住一阵唏嘘，眼角已湿。

猛一抬头，才发觉，不知何时，十三年前担任她婚礼伴娘的沈爱兰悠然身穿白纱站在台上，在牧师的指挥下，行礼如仪，然后，牧师用他那极感性的声音，以闽南语说了一些道理：“做丈夫的人，要疼惜你的妻子；做妻子的人，要敬重你的丈夫……”

这么简单的两句话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无法做到？柯淑芳突然觉得一阵心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挤过那些错愕的宾客，逃也似的离开了教会。

“迪斯奈，迪斯奈，迪斯奈到了——”

随着文民兴奋的叫声，全车的人顺着他的手势，望向愈来愈近的洛杉矶迪斯奈乐园。

“土包子，小声点啦！文军瞪着弟弟，小声喝叱他。

柯淑芳一味宽容地笑着，自己第一次到迪斯奈乐园时都三十岁了，也还雀跃不已呢！何况是小孩子。

文军一向较同龄的孩子早熟，沉稳，虽然轻叱弟弟，却也拉长了脖子，望着那迪斯奈乐园的标志——城堡，无限向往的神

情,使许久未展欢颜的柯淑芳,也不禁露出慈蔼的笑容。

饭店的客车一停,文军拉着弟弟,一马当先的跑下车去,柯淑芳正恍惚地望着那和东京迪斯奈乐园外观相类的城堡,来不及叮咛,就已不见两兄弟的人影,只好赶紧收拾三人马上整天要用的随身物件。

“要不要帮忙啊?周太太!”

“不,不,谢谢你!”

柯淑芳慌忙抓起东西,逃也似的冲下车。

其实,从在中正机场集合开始,文军文民已经和领队小李混得很熟,从义坛到洛杉矶十几个小时的飞行,小李带他们一起吃、一起玩,还歪在一起睡,一点也不用她操心。

她想逃离的,是这个老坐在最后一排座位,头贴边到的张先生,因为,这两天来,她只要一不小心撞见他小心翼翼地侍候他那个不是老婆的女伴,就会以她心里突然刺痛一下。

在这同时,周建平正和王美美在欧洲度假,应该也和眼前这对一般模样吧?

“妈,看这边——”

柯淑芳闻声抬头,文军正对着她按下快门。“哎!不要啦,你们两个拍就好,妈妈不想拍。”

“来不及了,妈,你刚刚那个表情很丑喔!”文民调皮地向她扮鬼脸。

柯淑芳不禁摇头苦笑,本来讲好带两个儿子,全家一起到美国旅游的,周建平却等一切手续都办妥之后,才突然说他要到欧洲出差,两个儿子好不容易数着日子快要盼到了,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失望,虽然柯淑芳已经全然没有游兴,为了儿子,只得母子三人照原计划出游。

当微信社的小陈通知她：“只有一个参观的活动，半天就够了……”

其实，她早已心里透亮，很多事情在花两万元请小陈调查前，她就已了然在心，只是由他来证实，确认一下而已，有时也很后悔，证实了又如何？徒然增加痛苦罢了。

刚结婚时，创业艰难，周建平又死要面子，不肯向家里开口，周转不过时，她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私蓄给他，知道那是她婚前就攒下，等他得空陪她游欧洲用的，他感激得揽她入怀，在她耳畔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等我渡过难关，一定带你环游世界，好好补偿你！”

曾经，她将结婚戒指、项链都拿出来给他典当应急。事业稍有基础时，限于时间和经费，两个抽空到日本二度蜜月——鬼怒川温泉的浪漫回忆仍然深藏心底，身穿和服睡袍，脚踩高底木屐，走在乡间小道上，“叩、叩、叩”的声音，使她童心大发，来回用力踩着，周建平忙用相机抢下她那灿烂的笑容。

东京迪斯奈乐园的卡通人物和童话式的建筑为背景，留下一帧帧美丽的回忆，周建平还特地挑了几张去放大装框，摆在卧房。如今，却已物是人非。

因为，王美美闯进了他们的婚姻，几分所谓的“慧黠、可爱、迷人”的笑容，就在她的脸上绝迹了。

没想到，就这几年的时间，居然被儿子评为笑容“很丑”，这其间的改变，岂能以道理计，所谓“相由心生”心境的变化才让人惊心。儿子的一句话使她凄惶欲泣。十一行人在领队的招呼下，在入口处排队等待进园，文军和文民两兄弟，排不到几分钟便不耐烦，你追我打的到处乱窜，柯淑芳定定地站在那儿，望着那相依相偎的张先生和他的女伴——王小姐发愣。

那王小姐戴着一顶俏皮的红色法国帽，一条红色苏格兰大披肩，装扮时髦，尤其时时刻刻拉着、缠着张先生，那种做法，想必没有一个男人推拒得了。

柯淑芳冷眼看着，管不住自己不去想周建平和王美美，可以想见，那纠缠的模样，绝不只如此，尤其在浪漫的欧洲，她一心向往的欧洲，没想到却成为她心里的最痛，她明白，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。

二

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晕沉沉的脑袋，好半天才从触目所见的一片白，意识到自己置身在医院，全身无一处不难过，尤其看见墙边长沙发上，闭目沉睡的他，王美美的一头心思又纠结在一起。

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怎样？想活吗？实在不小心吞那么多颗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；想死吗？自己比谁都明白，这样的分量哪里够？

口干唇燥，很想喝水，可是又不想吵醒他，不知要如何面对？望着那眉心纠结的睡脸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自己用尽心思总算得到了，却又永远得不到，因为他，周建平，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，一个贤慧的女人。

但愿时间就此停住，永远停留在这一刻，至少，这一刻，他的眉心是为自己而纠结，他的痛苦是为心疼自己。

二十八岁了，二十八岁的生命，他一个人就占据了八年，将近三分之一的生命，是和他一起度过的，王美美远远望着他，似

熟悉，又陌生，虚眯着眼，恍恍惚惚地，又想起初相见时——一边填人事资料，一边打量这家公司，知名度这么高的公司，果然气派非凡，这公司里的小姐也比别家的有气质多了，王美美满意的把心神集中在表格上，却发现有好几格足够她发愣的。首先，婚姻栏有三格：已婚、未婚、其他。从来没填过这种表格，所以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婚姻状况除了已婚、未婚之外，还有了新名词“其他”，有点好笑，又有点赧然的在“其他”那栏打个勾。

教育程度？写了许久，其他都填好了，就是不好意思填那一栏，咬着笔杆发愣。“小姐，写好了没？写好，请交给我！”

望着那小姐摇摇头，等她走远了，王美美才飞快填上：阳光毕业。

等有人要交，才慌乱的和别人的叠在一起交出去；四下张望，发现来应征的小姐都长得蛮漂亮的，不过，王美美很有自信地认为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她。因此，她绞尽脑汁的去回想，报纸上的广告，到底有没有注明教育程度的规定，想了半天，好像没有，却又无法确定。

“王美美小姐——”总经理室又送出一位小姐，小姐终于叫到她的名字。

“王小姐请坐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有点胆怯地抬头，望了一眼主考官，很意外的，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，约莫三十出头，正微笑地望着她，王美美有点意外地惊喜，也就忘形地回望着他。多年来在娱乐圈打滚，她太知道那表情代表的是什么讯息，她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

羞怯地低垂双眸，收回刚才的眼波，让自然的长睫毛有最好的表现机会。第一眼，她就知道，这个男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了。

“王小姐以前是歌星?”

“嗯!小时候家里穷,阳光毕业就得分担家计,什么事也不会做,只有靠唱唱歌,赚点钱帮家里,所以……我只有阳光毕业。”

望着那一张漂亮得无懈可击的脸,和那羞羞怯怯的表情,周建平身不由己的回答:“没关系!”

话一出口,才想到,公司的小姐素质整齐,大专毕业的比比皆是,最少也有高中毕业,但是,眼前这王美美不但漂亮,还奇怪的是,气质不差,不是那种庸俗的脂粉的典型,念头一转,周建平很自然地替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:“你的经历比较特殊,我们可以破格录用!”

“谢谢总经理,可是,可是……”

王美美忸忸捏捏地,望着那气派的大桌上,周建平的铜质桌牌发愣,一副很难启齿的样子。

“什么事?你讲,没关系!”

再偷瞄一眼,他正好脾气地望着她,等着她回答,她深吸一口气,定定地望着他的眼,幽幽地说:“我离过婚,可以吗”自己讲出来总是比较好。

“喔?”

他有点意外似的,飞快低头看了一眼她的人事资料表,停了一下,又说:“没关系,其实,其他也就等于未婚!”

她一直低着头,心里想,男人都是一样的,难道,真就那么重要吗?她是不服输的,她相信自己的魅力,优质产品是,又楚楚可人的一笑,迅速抬眼看了他一眼。“谢谢你,总经理!”

“好吧!就这样,明天开始上班,叫小姐带你去量制服!”他的声音很温柔。

跟着小姐走到里间,已经有几个人在排队量制服,男的、女

的都有,她知道自己很抢眼,也知道此时此刻绝不卖弄,静静地等着,轮到她时,裁缝师傅不停口地说:“小姐,你的身材好标准——”

几个男的在旁起哄,她也不理他们,既不跟着笑,也不生气,倒觉得那几个男的轻浮。

量好制服出来,她暗暗发誓,不容许任何人再看轻她,她一定要做一个高不可攀,高贵的淑女,她要在这家公司出人头地,还要在这家公司找到她的归宿。

“客户永远是对的,尤其是我们公司推出的房子,都是高品质、高价位的,所以客户都是高层次的人士,而各位的责任就是做一个成功的高级销售人员,客户第一,业绩第一,那么,当然,您的收入也就第一了……”

讲台后面的姚副理口沫横飞地讲授推销要领,底下却东一堆,西一堆的交头接耳,王美美不用很刻意的,就听出许多男人谈论的重点是她。

“……对付客户最有效的办法,就是避重就轻……”

就是这句话了,王美美愕然地抬头,讲台后面,姚副理说得意兴昂扬。

前几天,玛丽才刚这么教她的。

离了婚,把小孩带回娘家,她母亲一看情形不对,就尖声骂了起来:“我就知道!叫你不要嫁,你偏要,叫你不要生,你偏要,这下子好了吧?我可把话说在前面,我养不活你们,你自己要想办法——”

“你放心!我不会白吃白住,让我安静两天,我就出去想办法。”

早料到会有如此反应,只不过,没料到自己竟会有受伤的感

觉，王美美从皮包里掏出一把钞票，数了一万块丢给她母亲，扭头走进她以前的房间。

锁上门，无声啜泣，是吗？这一切的一切早就被料到了？其实，自己也早就想过的，一点都不意外，就连皮包里这笔钱，也是一直暗暗藏着的，留着“万一”离婚时，不能两手空空。

一刻也不停留地，她就要出去碰碰运气，，对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，才发现，这房间已经由妹妹占用了，书桌上井然有序地放着一排书，有几本是英文的，她连书名都看不懂，伸手抚摸一下那烫金的英文字，耳边又响起母亲尖厉的叫声：“死丫头，才多大？跟人家去跳舞？看我刀子在你脸上割一刀，看你再美，有多美，哪天大着肚子，带个野种回来，我一脚踢死你，看看你妹妹，那一次考试不拿第一，你，你去死好了！”

那时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就是爱唱歌，跳舞，母亲愈骂愈刺激，终于，阳光毕业了，她愈长愈漂亮，骂也惘然，等她第一个月领到薪水，如数交给她母亲时，总算叹口气忍了：“唉！随你啦！是你自己命，你自己要的，将来别怪我不给你念书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自己走！”

甩甩头，走到客厅，丫丫已在外婆怀里睡着，王美美低声说：“妈，我出去找个朋友，晚上不回来吃饭！”

关上门的刹那，她又听见她母亲那又沉又长地叹气声音，一时眼泪夺眶而出，不知何去何从？才二十岁，拖了个婆家所谓的“天知道是谁的种，赖在我们头上？才两岁的丫丫，母亲的反应，已经算很客气了。

照着地址，很容易就找到了玛丽的新居，高级地段的高级大厦，玛丽是混得不错。

把她让进门，王美美望望客厅的装潢，还没开口，女佣人送

来两杯饮料，玛丽吩咐：“去拿些点心、水果来，王小姐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

女佣人退下，王美美忙问：“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怎么不通知我？”

“我？结婚？哈……哈……”

玛丽笑得岔了气，呛得直咳，又忍不住笑，等佣人送来点心、水果，玛丽挥手叫她走开，才抚着胸口，对她说：“哎！美美，你怎么还是这副德性，什么话都当真，你大概是听到她叫我太太吧？”

美美睁大眼睛，认真地点头。

“哎哟，我的小姐，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傻呀？像我们这种女人，不会有人真的要娶，就算娶了也会后悔的，我呀，比你实际多了，我这是二号太太，懂不懂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王美美只觉得那一口蛋糕卡在喉头，上下不得，忙大口喝了口饮料。

“对啦，就是这样，我都快三十了，他给买了这幢大厦，还有一辆车，一笔银行存款，每个月再给家用费，我就不必赶场唱歌，也不再应付那些人了，光应付他一个人就够了，他在新加坡有老婆、孩子，我是周太太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玛丽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王美美呆呆地望着她，她记得玛丽不是这样的，以前还常跟她说：“我就不相信我们洁身自爱还会叫人看不起，堵阳那些人自甘堕落，害得我们也给人看轻，唱歌其实是很高尚的职业……”

玛丽叹口气，美美一惊，那又沉又长的叹气，竟跟她母亲一式一样。

“美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没用的，我都快三十了，只觉得好累，所以，我想跟一个总比跟那么多，轮来换去的要好一点嘛，何况，他对我确实有点真心，虽然年纪大了一点……”就是那天，玛丽教了她很多，至少，她知道她以后应该怎么办了。

“接下来，我们请总经理给我们训示，我们总经理是留美的建筑硕士，年青有为，是建筑界有名的才子，从设计到销售，无一不能……”

姚副理马屁有加的一席介绍，使王美美更加深了心中的欲念，却也有点不安了，原来，他不但是世家子弟，而且才学俱高，自己恐怕差太远了。

但是，玛丽的话给了她很多暗示，只要能看到，也就够了，不是吗？

王美美的眼角一扫，正看到讲台后面那俊挺的人，也正望向她这边，她连忙垂下眼，怯地一笑。

三

打完电话，明知这个 Case 已经 O.K，王美美还是坐在那儿磨蹭了半天，一会儿查资料，一会儿翻抽屉的，乒乒乓乓弄个没停。

“咦？王小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喔，总经理，有一个 Case，答应六点钟给我回消息的，所以我耽搁了一下。”

周建平看了看表，又问：“六点多了，有回音了没有？”

“有，刚刚联络到了，订了两户，准备将两间打通，明天早上付订金！”王美美依然不亢不卑地回答，脸上自然带着笑容，嗓音甜美而愉悦。

“真的？恭喜你，又冒了一泡，真是不简单，不用说新人中你是最突出，就连我们那几个台柱也比不上你呢！”

周建平公事包都拎出来了，王美美也忙不迭地站起来，拿了皮包也要走。

“王小姐住哪里？”

“永和。”

“永和呀？蛮远的喔？”

很自然的一起走出工地的样品屋。自从正式分发到各工地以后，周建平轮流巡视，相见的机会不多，王美美势必要把握机会才行，因此，马上回家。

“是呀！现在回去，再转个车，到家都八点了，真是又饿又累呢！”

无可奈何地笑笑，又低着头走，说不出的楚楚可怜。周建平不曾见过这阵状，一时不忍，脱口而说：

“那就吃饱饭再回去好了，我请你吃饭！”

“不，那怎么好意思，大家都知道总经理是标准丈夫，准时回家吃晚饭的。”

王美美深谙以退为进的妙处，连忙拒绝。

“那里的话，没事当然回家，有应酬什么的，还是得去呀！”

“可是那有总经理跟我们底下人应酬的，你还是回家吃晚餐吧！”

王美美嘴里这么说，人可是定定地站在他的车旁。

“上车吧！就算总经理犒赏公司的销售大将，也不为过吧？”

对这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周建平总有一个奇异的感觉，她的年纪这么轻，却经磨了这么多；业绩做得很好，却总是那么端庄，甚至不苟言笑，可以肯定不是用不正当手段换来的长得这么漂亮，气质也很高，可是却只有阳光毕业，又离过婚，实在令人好奇。

见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坐进车里，他心里一松，笑容满面的，忍不住再看她一眼，轻轻地问：

“你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？”

“西餐——”

她毫不考虑的脱口而出。

“好，我们去吃西餐！”

“我吃得不多，而且西餐厅的感觉很好，我很喜欢，还有静静的音乐。”她语软喃喃地说着。

“好，我带你去一个很有情调的西餐厅，那里的歌声和音乐，很有味道。”

自动门一开，周建平领先走进去。果然，一屋子的很浪漫的情调。他那里知道，他这一陷入就无法自拔了。

“两位。请这边走——”

领班小姐带着他们走向角落的双人座，周建平耸耸肩，替她拉开椅子，坐定下来，有点顽皮的向她说：

“这位小姐说会我们是一对，居然给我们这么好的座位。”

王美美不置可否地笑笑，轻轻溜了他一眼，就一眨也不眨一眼地看着那自弹自唱的男歌手，用感情充沛的声音，低低地唱着。

直到开始上菜，她才收回那迷蒙的眼神，有一口没一口的喝着汤，又拿叉子拨了两下沙拉，又停下来了。

“嗯？你怎么不吃？不是说你爱吃西餐的吗？”